

# 晉察冀土地問題資料

- (一) 應縣大石口土地覆查總結
- (二) 應縣大石口在土地覆查中怎樣整理組織的
- (三) 廣靈下靈關村土地覆查總結

獲。

四、幹部條件：大部成份是貧僱農，中農三個，大煙鬼三個，一般對工作表現積極（在這次鬥爭當中曾發現一個有嫌疑的，尚未弄清扣在公安局了）。

五、去年土改搞的半生不熟，地主富農仍佔有大部好地，內藏與浮財未動，果實分配不公，幹部自肥，農民要求沒有滿足（幹部一人拉九畝好地，羣衆則拉一畝上下壞地），封建勢力沒有澈底消滅，羣衆發動不充分，幹部之間不團結。

## 二 是怎樣發動的

一、以貧農爲骨干聯合中農：在五月十六日適逢農民六十餘人在村外壘墳之際，由相識的兩個農民叫他們叫了十來個貧農到一塊拉塔進行了啓示他們的階級覺悟，回憶訴苦破除迷信拔掉窮根實現耕者有其田，剷除封建勢力並說明民主政府是爲羣衆撐腰的，他們說：『這一下可見青天呀，』當時叫他們明天團結些窮人再來談來。第二天農會主任知道了，他自動的召開了個農民大會，在這會上就進行啓示教育組織羣衆分組討論找準對象各訴其苦，最後取得各組意見一致，立即扣起所謂十八大戶之三，這三戶是剷削人最利害，人人痛恨而且很有錢。

二、克服五怕準備戰鬥：一怕地主、二怕幹部、三怕白門、四怕慢生產、五怕敵

人。用思想教育克服了五怕，再加以組織聯合上中農鬥爭就開始了。

三、搞通幹部思想增強鬥爭力量：這村的幹部是自肥不民主作風不好，羣衆不滿但還有以下情形：第一、他們是過去鬥爭中的積極分子，階級覺悟比羣衆高，鬥爭經驗辦法也多些；第二、在羣衆中有實際影響，如搞通他們仍可起很大帶頭作用，搞不通則是很大障礙；第三、他們的本質是好的，也要求進步。因此耐心的教育他們搞通感想比撇開他們對工作更加有利，在鬥爭前後經過五次支部黨員會以坦白反省互相批評等方式給幹部以很大教育，再加上羣衆起來後的壓力大部同志改過遷善，由消極變爲積極，站在羣衆方面起了推動作用，因此羣衆就很迅速的發動起來。

四、小組訴苦時間要長：往往羣衆在小組會上說敢幹到了大會上就不敢幹了，這是撕不破情面關係，如果在小組會上經過很長時間的訴苦，互相都知到誰有什麼苦楚。如果在大會上不講就表示了稀泥軟蛋，誰也不願當稀泥軟蛋，結果就敢幹了。如謝斌武就是很好的榜樣，在鬥爭尤現時他把過去欠賬怎樣多要欸，他老母被打後加氣帶傷而死，說的氣忿異常，在過去誰也看見他沒有什麼出息老好人。但這次經過鬥爭後成了積極分子，最後改選時竟選爲代表，所以訴苦經過充分的時間是真正發動羣衆最好的一環。

### 三 鬭爭了些什麼人

被鬥爭的共有四十戶，拿出土地房屋的有二九戶（地主十七戶，富農十二戶，內掃

地出門有二戶，被打的一戶，拉在水裏一戶，門田果實、浮財值白洋五〇〇元，房屋一九五間，土地七五三·二二畝。

#### 四 勝利果實是怎樣分配的

一、浮財分配：是按戶劃等依人計算並照顧人口多少以升降等級適當分配，如于建成七口人，原在九等，因人口多劃到七等。這樣比較公平合理。因為人多應用少，所以要少分一些。

共劃成九等，其等差率為一，這次分配果實時其等差數為白洋一·八元，如第一等每人應分得白洋一·八元，第二等每人應分得三·六元，第三等每人應分得五·四元，以此類推第九等每人應分得白洋一六·二元，浮財分得最多的戶是徐效忠得白洋七五·六元。

等差與等級的研究：等差愈大等級愈多，貧苦羣衆得利大，反之則得利益小。但為照顧農民團結，按當地情況把等差和等級適當的定好。

二、土地分配：在土地改革前各階層每人平均土地為：地主四·九一畝，富農三·一八畝，貧農〇·七三畝，僱農赤貧無地。

人。A. 兩種意見：部分貧農主張打爛按人均分，大部份貧農和中農則贊成中間不動兩

頭平，在原有的基礎上平均的合理分配抽肥補瘦填平補齊，抽好補壞，抽遠補近，最後採用了後一種辦法。

B 每人平均石五糧，按大石口土地產糧每人平均可得一石五斗糧的土地，因之把全村地主富農所出的土地都適當的抽出來填補那些少地無地或瘦地的戶在去年少數幹部與投機分子佔有過多土地超過石五的要調劑出來，不能視為侵犯中農利益。地主富農原有土地一千一百七十六畝（其中包括第一次土改後農民分得土地二五二·二畝與軍出地六十四畝五分），貧農原有土地一百四十六畝，共計動的土地一千三百二十二畝，地主富農貧農共七百零八人，除逃亡地主三十三人外尚有六百七十五人，每人應分土地一畝九分七（上地四分，中地八分七，下地七分）平均產量約一石五斗。

C 分配的辦法：（一）按人分地——根據羣衆討論的意見按現有人口分地。沒出嫁的閨女計人口分地，未過門的媳婦不分，但年輕的光棍一人的要照顧多分。隨媽媽人帶走的不分，帶來的計人口分地。逃亡的地主不分（有四戶逃亡，六戶家中還有人都是地主或惡霸憤清算帶罪逃跑財物也帶走），家中留人的計人口分地，革命軍人工作人員計人口分地，僞軍僞人員不計人口，這樣把人口統計起來每人按石五產糧搭配土地，好壞地的搭配：按過去的規矩有三等九級（上中下又分上中下共九等），原則上每戶均應有一定數量的上中下地，但有時根據天然地塊搭配不可能絕對平均，以免過分割分影響生產。（二）按需要分地——一般貧苦農民既因無生產基礎必須分得足數土地（石五）。活動

人、買賣人、有手藝人雖地少而生活並不困難者要少分，如李世秀能跑跳，家裏不種地也斷不了莩面黍子糧吃，還弄點鷄蛋燒酒，所以三人只分石八糧的土地，做小買賣的徐×釘鞋的××也都低些，另外有一個鐵匠一個羊官成年沒空養種他們也不願要地，所以沒分，孤兒寡婦因缺乏勞動力一般生活都困難些，所以分配時都予以照顧。如係地主富農成份者留地時多留些，如于福先母子四口留下七石二斗的土地，尤得業一個寡婦兩個婦女三個人留五石糧的地。如係貧農成份則多分些，如尤淮母子二人分五石糧的地而且寡婦分得土地都是搭配的上中地，以便於他們的經營。(三)按功過分地——十六戶抗幹烈屬除計人口外，一般的也比羣衆高些，如馮貴四口人(一人當兵實三口人)分七石糧的地，多是上中地。七戶番屬，番軍本人不分地，其餘人和羣衆一樣分地，但不給所有權，罪大惡極的少給分，如喬步雲當過偽青年班長，怕清算當了番軍，羣衆非常痛恨，家中現有五口人，按石二分糧。鬥爭中積極分子分土地和羣衆一樣，但對他們的積極負責誤工由浮財項內每人獎給白洋一元(主要是政治上獎勵)，溜溝賊轉變了和羣衆一樣分地。如馬榮最初分給二石二斗糧的地，以後轉變了與別人同(又補一些)，大烟鬼和羣衆一樣分地，但不給所有權，以防其倒賣將煙戒了才給其所有權。(四)照顧青苗——土地分配後青苗的處理採取了以下辦法：如青苗係地主富農自耕抽出者則無貸價分給農民。如係農民租種者，則盡可能分給原佃戶，如原農民不能全部分得或係中農不應分得時則由分得戶按所種物種不同規定退還原佃戶所出一切成本費(不能叫賠錢)青苗歸分地

戶收割。如係幹部自肥抽出者亦按此處理。此項成本費由所有分得青苗者合理攤開，這樣的處理一般照顧了分得土地的貧苦農民和佃租地的中農，但未分到地的中農租佃戶眼看麥子旱煙快收割了是有些不滿。

○ 土地分配後各階層每人平均土地數地主一·四九畝，富農二·二二畝，中農一·七九畝，貧農二·一一畝，僱農二·〇五畝，赤貧二畝，其他一·二畝。

### 三、房屋分配：

A 全村共有住房五百八十二間（牲口圈、羊圈、碾房、廁所未計），平均每戶一間八，兩個人一間多些，除一百四十戶住自己房子外有九十四戶是租佃別人房子的，房租每年約三——六元（白洋），此外廁所的糞也歸房東並給房東担水掃院、推碾，下了雪給掃房頂，搬送閨女媳婦等無代價勞役，出租房屋戶大部都是地主富農（三十四戶），中農出租房屋的有十二戶，他們主要是爲了賺點錢和糞或因人情關係自己受些擠，如尤保七口人四間房子還出租了一間，爲的是家裏薄地多想集些糞，也有地主富農房子很多但不出租，主要是嫌麻煩，徐浩一家三十餘間房永不出租，出典戶地主兩戶（房十七間），富農三戶（房十二·十五間），中農兩戶（五間），貧農三戶（四間半），共十戶三十九間。地主富農是破落或爲一種壓榨剝削方式不要了拿出典價就攆走了，中貧農則多是因生活困難或抽大煙把房出典的。

B 怎樣分配：把地主富農與逃亡戶除自用外，都拿出來給貧苦農民住。盡可能不

動中農的房子，但實在房子太少時只把中農的房子叫貧農住，不給房租，並要夥分糞，但所有糞仍是中農的，大石內有七戶就是這樣處理的。

根據以上原則，共動了四十五戶抽出房屋一百九十五間，分給九十四戶無房或少房的貧農，計富農一戶是抗屬三間，中農十二戶分房二十六間，貧農十一戶二十七間半，僱農十四戶二十七間，赤貧五十一戶八十六間，其他五戶十五間，共分得一百八十三間，尚餘十二間準備填補。

四、農民反映：（一）這一下可真是澈底翻身了，那幾年沒房受壓迫也厲害，這二年房租寡了，糞是小事，分點地沒有糞也打不下糧食，有的光棍則喜歡的說：『打掃房子娶個老婆吧！』（二）地一般是平了，就是受了，要像喬寬那樣作務誰也吃不了，家家是富農了。要像尤石那變個抽大煙鬼不待動怎麼也不頂，一萬年也是受貧翻不了身，共產黨是扶起咱們來了，看你沾不沾啦！絕大部份農民是滿意的。

## 五 幾個問題研究（略）

## 六 幾個具體經驗

一、醞釀要成熟，材料要具體。這次訴苦短，所以開始鬥爭時對地主揭發不够尖銳具體，不是從理上壓服，主要靠了羣衆威力壓服。同時使會議時冷時熱，不時形成僵



局，很多羣衆未講話，臉未撕破翻心不透。

二、不可急躁。因爲羣運有其自己發展規律。一般是幹部積極分子先鬥，羣衆觀望，講理不通上手就打。開始是少數幹部打，以後是幹部打羣衆也下了手，最後主要是羣衆打。打了以後羣衆什麼也不怕了，什麼意見也敢講了，並到處宣傳，羣衆熱潮起來了，地主面子掃地了，溜溝賊也轉變了。這是一個過程，所以一開始時一碰釘子就急躁發脾氣是不對的有害的。一方面要積極啓發，同時還要有適當的等待。

三、不同鬥爭對象有不同積極分子，不是一般的固定的，鬥爭中需要掌握，對積極分子的缺點不可遷就（自私自利強迫命令羣衆），應及時提出教育與啓發其互相批評，這樣情緒並不一定受影響，並可以使其經常保持積極分子的領袖作用，如遷就就恰恰使其成爲脫離羣衆的落後分子。

四、分配果實面要大，可以團結廣大農民，但這次分配中的羣衆路線是很不足的，如階級成份的確定就沒有經過小組認真討論，只是代表會確定，在掌握上也不好，結果富、中農之間的區分有些毛病，土地產量的確定也是代表們確定，沒有經羣衆審查，有的上地定的低，佔了便宜，有的定的很高打不夠，羣衆不滿，甚至退地，同時由於小組會開的少，開時人也不全，所以分配後仍有不少意見，不能使每個農民個個高興。

五、土地分配方法上注意走彎路，如村裏沒有精確的土地產量登記數字也未加詳細勘察，掌握上有很多困難，曾發生隱地少報等等事情，同時因爲羣衆產量定的不適當，

也影響搭配時的公平，每人石五糧的標準，我們只是根據這裏羣衆生活水平的需要提出的，而不是根據全村總地畝總產量與總人口的平均數字得出（按全村土地產量每人足夠石五的，可是因產量訂的低不公平，只夠石三），搭配時有很多麻煩。今後分配土地時，應掌握精確的土地數字，按不同地等定出各種地的產量，然後將全村各種土地產量總計起來，以全村總人口除之得平均產量即可知每人應得到土地（上、中、下）各幾畝，即是分配時的標準。是比較精確細緻而又簡便易行。（下略）

## 應縣大石口在土地覆查中怎樣整理組織的

### (一) 支部情況與存在的問題

大石口爲應縣領導機關駐地。二三四戶，八九八人。支部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建立，現有黨員三〇人，其中工人一二、貧農一四、中農三、富農一，主要領導成份是工人和貧農。根據階級成份，其扎根是正確的。支部建立初期，因未經過發動羣衆，黨員只有一般羣衆的覺悟水平，工作表現落後，後來在清算、減租、增資中，部份黨員（主要是幾個支委和公開部門的黨員幹部）積極鬥爭，取得了較多的勝利果實，生活上升；政治上的地位與權利亦特殊形成。兩年來幹部積極負責，一般工作區裏不來人，村幹部自己可以完成，是過去認爲較好的支部。

但支部是存在許多問題的。根據這次覆查中的檢查，最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甲) 歷史上支部曾犯過嚴重錯誤。一九四五年敵佔小石口時，支部除曹英同志（當時支書）逃走外，其餘黨員幹部全部向敵自首，交出地雷、手榴彈等武器及公糧二

百大石，喬登雲同志（當時村副，現武主）參加頑軍（後因敵被擊退未跟走），徐廷義（當時糧秣，現在抗動，最近已投敵）一個人即引敵人挖了十八窖公糧。

（乙）個別同志喪失階級立場，被地主收買利用當了看門狗。如喬登雲和地主兼惡霸尤憲的孫女銀芝、及地主（國特）尤成業的閨女桂枝通姦（關係已兩年多，熱的離不開，桂枝最近生下小孩。去秋敵人進攻，他把游擊小隊撤開，自己引上該兩婦女到山溝睡覺，晚上三人蓋一張被子，他在當中），因此包庇地主。尤成業家逃到城內，是喬開的路條。這次覆查時支部開會鬥爭尤憲，喬即密告尤將財物逃進城內，喬並送出村外。他的堂弟喬步雲當僞青年班長，聽說羣衆要清算，打發他兄弟鵬建城當了頑軍，他的叔叔喬國敵在時常工頭，怕羣衆清算，亦打發逃走。另外，去年賭鬥爭時尤浩同志（支書兼村長），曹英同志（支委兼治安員）私吃地主徐品邊洋五萬，李萊同志（農主）私吃尤憲白洋三〇元，因此沒有讓羣衆進行鬥爭。

（丙）少數幹部貪污、自肥，村財散也復混亂。如去年土地改革，幹部分好地近地，有一個人平均九畝者，而羣衆分壞地遠地，一人尙拉不到二畝。浮財幹部一人分六、七千元，羣衆一、二千元。征大烟時，幹部從戶勸真出來，交到禁煙局算作沒收的，自己領提獎不給羣衆發價，秋天幹部看田，掙糧十八石，不勞而獲，村裏隨便罰款，去年征收罰小麥十八石，幹部吃了五石。從開關工作至今部隊所用柴菜金約數百萬元（部隊大部份已給了村裏）沒給羣衆發價。村社成爲村幹部私人買賣，亂吃亂借不

給錢，對羣衆則苛刻剝削。

(丁)少數幹部仗黨的勢力欺壓羣衆。如有個老漢邊正榮，是阜平搬來的，當長工清算出四畝地，二畝已種上麥子，被皮書調劑了一畝半。徐守的麥子被李堯(支委)動員一畝，李嫌麥子稀，上的糞小不要地了，要了五斗麥子。喬登雲買了張吉士二車糞，白洋四、五元至今不給錢，有一次張要，喬說：『你糞裏淨核桃蟲，把我的大烟咬壞了，還要錢哩！』動員了徐元的木櫃不發價，徐要，喬說：『給你布行不行？』徐說：『布也行，』喬說：『等着吧，叫你等了這步有那步！』去夏柴玉海買回一頂新草帽，喬說：『借給我戴吧！』一直戴到秋涼戴破了，又給柴說：『給你這爛草帽，不戴了。』買了喬勝昌一百頭蒜，不給錢，喬勝昌要，喬說『操心你着吧！』借徐寬五元(白洋)賣驢錢，借杜澈七元，近一年不給，也不敢要。其次有的幹部吃了紙烟、西瓜不給錢，隨便打人，黑夜假裝查戶、派差，進羣衆家裏摸捻女人等都有很多事實。

上述這些問題如有人反對或不滿，就藉故報復、打擊。財政委員賈彥(羣衆)因說幹部貪污，不給幹部下賬，被村長武主等細、打、鬥爭一頓，說他經常跑買賣，是做特務，送到公安局坐了六個月禁閉。治安員尤四海(僱農，壯年很直性有爲的)，因對支委不滿，就說他和特務賈彥勾結，撤了職，開除黨籍。徐守因不滿動員麥子地，告到縣府，問題既沒解決了，事後幹部帶游擊組假裝喬匪半夜去徐家中喊嚇，次日就說徐與特務勾結。圍城時全村拆下十三條麻袋，給徐守一黨即派了五條。黨員和羣衆看到這些情

形，有意見都不敢反映了，在街上閒話都不多說。如一個黨員說：『說話不妥賽如放火，咱們這杏胡大點腦袋，還愁人家砸你的！』

由於這些問題長期存在沒有解決，使黨與羣衆的連系，發生嚴重的脫節。羣衆反映：『地主老財是旗桿五道廟，村幹部是泰山；五道廟能攀倒，泰山攀不倒。』『過去警察密探灰，日本人愛見，村幹部灰，八路軍當寶貝哩！』背地說村幹部『養你們吃的肥肥的，就等挨刀吧！』村幹部向羣衆講話，羣衆就說：『屎頭子抹大灰，充什麼大白臉！』所以村幹部在羣衆中只有『怕情』沒有威信。一切工作只有少數幹部的積極性，沒有廣大羣衆的積極性，即以土地改革，這樣直接與羣衆有利的工作，羣衆都非常冷淡，說：『老財的屎比窮人的屎都大，還鬥爭個啥！不替他們惹人了。』其他如擴軍、征糧、應差等工作，則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甚至打罵扣押等方式來完成，使黨的工作在羣衆中遭到惡劣的影響與損失。

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最基本的是羣衆沒有發動起來。過去雖然經過多次鬥爭，但只是發動了少數幹部與積極分子，這些鬥爭本身就是脫離了羣衆的。少數人翻身後，自居有功，只相信自己，蔑視羣衆，又有了權勢，就任意作爲；而廣大羣衆由於在思想上沒有發動起來也不能及時給予批評與糾正，造成它的形成與發展的條件。其次是領導不深入，一貫的、片面的走少數幹部路線，不和下層黨員與羣衆接近，不了解下情，給這些幹部以蒙上欺下的空子。第三，黨的思想教育、思想批評與黨內民主都非常缺乏，一

年多沒上過黨課，這樣多問題也沒有開展過嚴肅的思想批評，互相包庇，很少開黨員會，即開也是叫黨員去『聽會』，少數支委包辦一切，所以不論支委與黨員，政治上都非常落後，也是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後，支部在歷史上發生的問題未及時處理與接受教訓，如有些黨員雖然成份好，但社會關係複雜，意識不好，並曾叛黨投敵，未適當處理，至今仍保持其黨內重要地位，以致給人民造了更多的損失。

## (二) 土地覆查中是怎樣整理組織與改善幹部關係的

(甲) 吸收鬥爭中的積極分子入黨，改造與加強了支部

舊支委有錯誤，懼怕羣衆起來與積極分子入黨。這次覆查，土地分配完即轉入整組。因爲在鬥爭時曾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所以首先進行的是發展黨員。舊支委不願接受積極分子入黨，說這些人積極是爲了自私自利，這些人嘴不牢，靠實不住，抱一種消極的態度。當時我們不了解支部中存在的問題，只考慮到照顧組織原則與今後支部團結問題，所以一本打通幹部思想的方針仍然讓他們自己討論進行發展；但督促再三始終沒有發展，後來我們才自己下手選擇了十幾個可靠的堅強的積極分子到黨內來，這些同志入黨後非常高興，都說：『不是你們拉把，我們永輩子也見不到光明路線，大石口的當事人過於眼窄。』

積極分子入黨帶進了羣衆呼聲，向黨內錯誤思想開展鬥爭。發展黨員後，新舊黨員在一起檢查支部黨員的思想與工作。舊支委怕暴露缺點，事先有準備，互相包庇；舊黨員怕報復不敢作聲，因此問題隱瞞的感雨不透。支委反省與互相批評中，無非是「缺點很多，作風不好，羣衆落後」等一套，只講道理，不講事實。新黨員背地問「羣衆裏邊的問題是否可以提」，答「可以」。在上級鼓勵下，新黨員首先把羣衆中對幹部的反映與問題揭發出來（幹部自首、包庇地主、貪污、贖復等共五十餘項）；這一來，黨內思想鬥爭才展開了。

思想鬥爭中新黨員帶動了舊黨員，批評與糾正了幹部錯誤，使支部在政治上團結起來。開始幾個支委臉都紅了，不肯接受，並說：「就是不接受，打到邊區政府也不接受！」把黨員吓住了。經過反覆解釋，不要怕報復，每個同志應就事論事，按事實表明自己的意見與態度，大家才開始發言。逐一發表意見的結果，到會的二十五個舊黨員，有十九個贊成新黨員提的意見，並作了許多補充和證明，會議的空氣變了，大家的勇氣更高了。支委中錯誤較少的幾個同志眼見大家已經覺悟，錯誤勢難包庇，即首先轉變，接受大家的批評，並承認了開始的堅持錯誤和互相包庇是不對的。在大家的壓力和教育下連企圖堅持錯誤到底的尤浩、李堯二同志也最後接受了，連說：「大家真是給我治病哩！如早點開這會，我們還會跌到溝底呢？」全黨在思想上表現了空前的一致與團結。最後舉行支部選舉，競選中大家表揚了模範黨員李榮、徐國忠等同志。選舉結果六個舊



支委五個落選，新選的七個支委中，有兩個新黨員，四個舊黨員，一個舊支委，都是與黨員及羣衆連系最好的。

關於舊支委錯誤的處理，也由每個黨員逐一發表意見：大家發言中都照顧了過去的功勞，主張寬大處理；但必須向羣衆坦白，並爭取羣衆意見。唯喬登雲同志因錯誤嚴重，除五個同志外，其餘均主張先交政府扣押以免意外，最後根據多數意見送了政府。

(乙)發動羣衆對幹部表功評過，表揚了模範，批評了錯誤，改善了幹羣關係

羣衆性的醞釀。喬登雲送政府以後，傳的全村風雨。羣衆探問是怎麼回事。聽說要讓羣衆來檢討幹部的缺點，都說：『看樣子八路軍真叫窮人澈底翻身哩！』『這一下敢顯出青天來？』街上議論紛紛，到處醞釀，有的農民三五成群的到縣委機關來商量，送小組提的意見書。

第一次大會失敗。當時我們過高的估計了羣衆對幹部批評的勇氣，次日即召開農民大會（不讓地主富農參加），到會五百餘，爲覆查以來人數最多者。但由於事先缺乏組織與準備，大部份羣衆不敢提意見，有的是怕報復，有的是先持觀望態度，只有少數與幹部有私人成見的分子和火煙鬼流氓發言，呼口號，並組織細打幹部。而幹部對少數人對他們的反報復根本接受不了，表現氣忿。當時的情形，十有八九要搞壞，我們就出面解釋，說明大會主要是檢討幹部的工作和作風，不是鬥爭幹部；這是自己家裏的事，不應和對地主老財一樣；有意見要講，但不要動手。解釋後壞分子是不敢胡鬧了，但因

羣衆還缺乏覺悟，也更不發言了，並說：「上級給村幹部打防空，誰敢還用藥碾子塔老虎？提上兩句意見，等着坐公安科吧！」估計羣衆不能即刻覺悟，即決定暫時休會。

農民小組會倒淨了羣衆的意見。接受了失敗的教訓，又回到羣衆路線來。召開農民小組會深入討論。上午強調讓羣衆提問題、缺點。小組會農民顧慮較少，發言極為熱烈。根據全村統計，十二個農民小組全部開了會，全村二七〇個農民到會者二三〇人，發言的二一〇餘人，提出意見一九三項。婦女一八〇人，分兩組討論，提出意見一二項。除黨內提出者外，主要還有抗勤、村財政、打罵人、做勢壓人等，都是具體事實。貧農主要是對幹部包庇老財、私吞勝利果實自肥不滿，中農則主要是對村欸重、混亂、柴菜不發價、隨便罰人、沒收等不滿。羣衆所有的意見，據他們自己說是「倒淨」了。

對幹部做鑑定，全面認識幹部。下午主要討論幹部的優點與缺點，對問題提出處理辦法。（編者按：醞釀討論的時間太少，而轉的又太快）。討論中證明覆查後的羣衆階級覺悟是提高了的，能站在階級立場上處理問題。如討論曹英同志時，貧農都說：「作風是不好，窮人的立場是站得住，能給窮人護理。工作是抓的挺緊。喬軍佔小石口，別的幹部都聲了明，他一人跑到山上領着區幹部黑夜下來打游擊，回村工作。」說喬登雲是帶點「猛勁」，什麼工作難辦，別人不敢去叫他去就去。工作是積極幹來，就是叫兩個閩女纏住了，把老財看得比窮人親了，就心叫尤憲哄的當了頑軍。說李堯當工人時積極鬥爭，過於自私自利，嘴甜心苦，善眉善眼的個歹毒，提個意見就報復，人人害怕。火

家一致推選李榮同志（新選支書）是全村最好的幹部，又耿直，又和平對人，窮人都能採上話去，年上當實業委員連明晝夜領導開渠，可給人謀了大利。經過這樣的討論大家對幹部的認識全面了。

對幹部錯誤的處理，以貧農意見為主，說服其他不正確意見，求得了一致。在討論對幹部的處理時，農民之間進行了熱烈的爭論，在鬥爭中把分歧的意見統一起來。流氓煙鬼說：『沒收他們的家，咱們分勝利品！』對幹部有私仇的（如徐明、尤順等各組共十二人）說：『喬登雲就是特務，應該槍決！尤浩、李堯誰不比往年的甲長利害，清家，每人一年禁閉。』尤順說：『把他的兩盞燈端個些！』（即挖雙眼）張福說：『把他的腳懶筋割個些，看叫他們發灰。』中農們說：『爲首的先得把燒柴菜錢賠了。』這都從私人利益出發。只有多數貧苦農民的意見是正確的，他們批評上述意見說：『又不是鬥老財有什麼勝利品！窮人翻了身也不能叫幹部餓起來。』『地主老財那麼灰，頑固軍、漢奸咱們捉住還不殺，幹部有了過就槍決，誰還當幹部？』『現在天忙天氣，壓上他一年禁閉，把他一家治死了。』『有些人這會說漂亮話，幹部一叫應差就跑了，年上圍城，叫抬担架，都跑了，傾的村幹部沒法不抓不抓怎麼辦，羣衆也有缺點。』他們的意見是：『先向羣衆認錯，大家看認得好，再叫他當，認得不好，換轉他。貪了污的，看身量退點款，有的雖貪了污也浪費了，拿不出來了，也不能逼他。喬登雲「思想」多，坐禁閉換腦筋也使用的。』討論喬與地主閻女蓮姦，中貧農認識也不同。中農賈丙義說：

「養蠶蠶小長工出身，老財女兒能看上他，明明是仗幹部欺壓人家良家子女！」貧農徐文德說：「你莫知道老財有老財的計劃，不是迷住喬登雲，尤憲能跑脫？看看是使的連環計！」貧農的這種意見，顯然是階級的觀點。討論的結果，貧農的意見還是爲多數人所贊成，其他意見被說明放棄，使農民意見一致起來。

小組會的收穫最大，既使羣衆徹底提出了對幹部的意見，而處理又是啓發了羣衆自覺採取了寬大方針，與第一次大會羣衆既不敢提意見，而在少數分子包辦下對幹部又過分打擊的情形恰恰相反。

大會表功評過幹部接受，實行民主改選，幹部羣衆團結起來。第二次大會進行比較順利，各組準備的意見都逐一發表了，大會發言的約七十餘人，婦女十五人，態度也是正當的批評態度。幹部對羣衆批評與處理，均表示接受（大會臨時召集小組會、代表會決定喬登雲禁閉三個月，尤浩、李英退出貧污款）。選舉中表揚了模範幹部。選舉結果舊幹部村長、民、教、抗、武主、治安員落選，換成了這次覆查中新的積極分子，使幹部與羣衆真正密切連系與團結起來了。

（丙）黨員羣衆進行翻身回憶，進一步提奮了階級覺悟與革命熱情，自覺的開展報恩與爲人民立功，推動了對當前戰爭、生產的積極性。

回憶形成訴苦會。回憶首先從黨內進行。每個同志把自己自出生至今的經歷詳細述說，很自然的形成了訴苦會。下面是李榮同志的回憶：「我活了五十歲了。舊社會的

壓力人都經過了。九歲上當小羊工，外號叫「狼不吃的」，一年二百四十小錢（頂一吊錢，當時四吊錢買一個布），連鞋穿不上，赤脚板上山。坩針扎的不能走。不能走得走，坐下拔拔坩針大羊官的鞭桿就上去了。夏天大羊官背陰裏睡覺，叫我陽坡裏放羊。沒風沒雨的放了四年。十三上當長工當至二十三。掌櫃家（尤茂）開缸房，半夜起來担五六担水，五更拉橙子（即磨高粱做酒），一個驢才拉兩石，我一五更就拉一石二。吃罷飯到地裏做營生。有一天回來早了，飯不熟，掌櫃隔着玻璃窗子指猪罵狗的罵。二十四上不幹了，受不了這個壓力走了口。二十五上回來父親窮死在家裏，埋也早埋了。窮漢脖子沒儘筋，又找到掌櫃去當了八年長工。三十三上租種尤成業的地，四畝中地兩石租。咱下的辛苦大，打糧多了就加租，一年加到二石四，又一年加到二石八，舊社會窮人翻不了身。種他四畝水地，二畝是錢租八八元（白洋），二畝是麥租一石一，地主怕秋裏麥子不值錢，春起就作了錢，八元一斗，石一又是八八元。貼上糞、人工落半碗麥子糊糊。四時八節還得給人家搬女人、推碾、担水。我侍候了一輩子人，不知福怎麼享。我常常給孩子們說，你記着你爹死了燒張紙，道道你爹的苦寒。想起來淚心糊糊的。自打八路軍來了我得了好。八八元錢租減成十元，石一麥租減成七斗穀子，我吃的就有。這次土地改革分了三畝上地，二畝中地，二畝下中地，平順年分也打八石，喜歡的。我一家睡覺也想到我的地，五更起來就掃糞，想多打點糧食。房子四五間也够了。這會黍子糕把肚皮餓脹了。梁金川把我拉到黨裏邊來，也攤付心。我嘴禿不會說話，但心裏明

白，忘不了八路軍，至死不變。八路軍在不住，就沒有咱李築。我料理八路軍力量大，走不了。我也沒「思想」。我就怕黑夜特務回村殺了我。我的工作也是積極幹，就是人無能。我以後更要積極的幹……」其次如謝熾武同志訴苦說，他自小搬到火石口，房無地無，受人欺侮，僞青年班長爲逼他到山上去探消息，父親被徐國文用拐杖打倒地，母親跪下拉還用腳踢，父親抬回家不久死了。中農尤珍同志訴說：

不同出身的黨員有不同的苦處。他受惡霸尤憲的壓迫和過去的負擔重，攤派不公。甚至二流子出身的張善同志也訴說在舊社會不正幹，沒人看，跟着共產黨翻身，學好，扶的成了人，現在有房有地，也要過女人了。每個同志在回憶起他們一世的艱難苦寒和今天的翻身與幸福悲喜交集，有三個同志講話時熱淚盈眶，階級感情的濃厚與激動至爲動人。

報恩和爲人民立功。黨員逐一回憶後，訂今後計劃。黨員熱情較回憶前大爲提高。保證今後積極工作打蔣介石，說『八路軍勝不了，就沒自己』。努力生產，澈底翻身。吸大煙的同志保證戒煙，再吸就『太不個人了』。舊支委同志並決心改正自己的缺點，才對起黨和羣衆。連過去永不到會永不發言的落後黨員寇六、尤世公等同志，聽了其他同志的回憶大爲感動，也做了深刻檢討。如寇六同志說：『自己是屬加巴雀（麻雀）的，吃東西還得人喂，工作不靠前，心想盼別人征平了江山，自己才坐哩！今後保證積極工作。』

黨員帶動羣衆。黨員回憶結束後，現在準備召開農民大會，由黨做典型回憶與今後計劃的報告，然後分小組進行羣衆的回憶與做計劃，以期把全村羣衆帶動起來。

### (三) 經驗教訓

(甲) 從大石口支部存在的問題與幹羣關係上，可以說明以下問題：

第一，首先是過去領導上不夠深入，不了解下情。工作中一味的片面的相信少數幹部，使黨的連系爲少數人的蒙上欺下所割斷，造成如此與羣衆脫節和對立的嚴重現象，實是我黨工作中的危機。

第二，由於幹羣關係如此惡劣，進一步證明了土地覆查中走幹部路線，或幹部羣衆雙管齊下，是走灣路的；企圖在覆查中自上而下的教育來轉變幹部思想，使之領導羣衆鬥爭也是走灣路的。這次的經驗證明：幹部思想的真正轉變及與羣衆關係的改善極其不易，絕不是覆查前簡單的幾次支部會所能解決，而在其未真正轉變前讓他們領導羣衆鬥爭，是很難領導起來的。堅決的擺脫少數幹部圈子（當然不是放棄對他的教育與團結），全心去依靠和發動廣大羣衆，乃是覆查中及任何工作中應採取的正確方式。

第三，支部及各種組織存在着這樣多問題和目前進步與覺悟了的羣衆運動是不相應的；鬥爭中產生的新組織（農代會）與舊幹部也是不相適應的。因之覆查後必須澈底

整組（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和實行民主的選舉），以使幹部的領袖作用與羣衆運動一致起來，使新組織、新幹部一致起來。

（乙）只有堅決相信，依靠與發動起廣大羣衆才能真正改造黨與改造幹部。這次的經驗證明，新從羣衆鬥爭中吸收入黨的積極分子，在整理組織中亦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在羣衆性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很多嚴重問題，幹部隱瞞包庇（如喬登雲的問題等），而羣衆連乘其自己切身利益，忠實的講出來：羣衆的利益即是我黨的最大利益，所以羣衆的立場不管對什麼問題都是最穩的。只有廣大羣衆起來敢講話、敢批評，敢於對黨與幹部實行監督，幹部的轉變才是最可靠的、鞏固的，因為不論什麼問題村幹部若欺騙上級是輕而易舉的，而瞞過羣衆則根本不可能。因此，羣衆起來後不敢吸收積極分子入黨，或害怕羣衆起來批評黨與幹部是錯誤的。

（丙）放手讓羣衆批評，但必須慎重的掌握：

第一，掌握教育方針。因為這是黨與農民內部自己的事與對地主惡霸的鬥爭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對幹部認識應是全面的。批評落後，表揚模範；對一個幹部也一方面批評其缺點，同時讓羣衆了解與表揚其功勞，否則就是片面的，既使一些同志思想搞不通，同時在處理上也往往形成過分。（編者按：應分別好的、犯錯誤的、與壞的，而分別處理）。



第三，上述兩原則，要想掌握得當，中心環節是掌握百分之九十羣衆意見問題。統一百分之九十羣衆是農民內部的鬥爭過程。鬥爭中應以多數貧苦農民的無產階級立場與觀點，說服與糾正流氓、煙鬼的洋財觀點，中農的自私自利，當老財尾巴及少數人的私仇、報復等，求得思想上的一致。實現這個目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農民小組會的切實討論。個個發表意見，表明態度，開展爭論，最後達到統一。

第四，羣衆的意見，越提得澈底越好；但當幹部接受後在處理上則應寬大，越寬大對黨更加有利。

第五，發動羣衆批評與啓發幹部自覺要很好結合。這次開始是片面啓發幹部自覺，結果是幹部不自覺；後來則只着重了發動羣衆批評，忽視了幹部的自覺性，所以有些幹部接受非常勉強，退欸形成罰欸。

(丁)回憶訴苦是新的羣衆路線的教育方式與領導方式。根據這次經驗，表現了如下的作用與優點：

第一，是羣衆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羣衆用自己親身經歷從自己口中講出，不論對其自己與別人，都是最深刻的教育。

第二，翻身回憶可使黨員羣衆在新舊兩個社會對比較下，大大提高階級覺悟（不僅工人、貧農如此，即中農、二流子、煙鬼在舊社會同樣有其苦處，而新社會給了他幸福與光明前途），使他們體驗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自己。因此：

第三，使黨員羣衆的革命熱情大大提高，推動其對戰爭生產的積極性，提高幹部修正缺點，煙民戒煙，及落後者前進的自覺性。這樣就使黨與各種組織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得到真正的鞏固，並把當前的各種工作帶動起來。

## 廣靈下靈關村土地覆查總結

### 甲 全村情況

一、下靈關村是東、西、南莊三個村組成，共計有四百六十六戶，二千零一十五人，水地一九二三·六畝，旱地一九三六·七畝，坡地二五六四·六畝，共六二二四·九畝，租佃地二五五七·二畝，佔全村總地數三分之一還多，因之封建經濟頗佔優勢。

二、建封勢力的封建剝削和其變遷：全村王姓佔優勢，王成唐（西莊）、王供元、王文在（東莊）、王春芳（南莊）是本村的封建大地主，只土地即擁有二〇〇〇多畝，多係伴種形式，租額頗高，大部是二五（佃戶）七五（地主）四五（佃戶）五五（地主）分糧。除實物租額外，佃戶還要負擔無代價的勞役，如王成唐的七個佃戶，輪替給地主担水、掃地、接送媳婦、喂牲口、修理房子等。地主還經常藉故進行奪佃，飢餓隨時降臨，威逼農民。

日寇侵佔廣靈後，這些人變為漢奸依勢欺人，王成唐到暖泉據點給敵人勾結，王定

到劉落田據點僑公所當助理員，王文在瓊腰泉據點當漢奸，王春芳到城關街公所幹事。因之村款和負差一概不出，村中羣衆還要經常得給他担水送糞送東西等。

自四五年十月我軍解放廣靈後，大部地主富農因我減租增資政策的實施，和爲了逃避負擔，即轉變經營方式進行投機取巧，如地主假分家，只將七八戶地主就分了十八戶，分造統累稅，縮小地主目標，大量向外賣地，然後再奪一部份佃地，藉口自耕，報自己爲中農成份，如西莊王成八〇畝地完全出租，今年則以一、五元向外賣出四〇畝，另四〇畝奪回自耕，稱自己爲『貧農』。王春芳五〇〇畝佃地，完全假名賣出，實際長工佃戶暗中拿租子。除此而外，地主大肆哭窮，東莊王壽仁家中本存米二三大缸，黑夜裏馱米到集上託人去糶白天再用牲口馱回一二斗，宣傳說『家人不夠吃糶了九斗米吃』。富農的僱長工也裝窮不僱了，過去全村長工共一四個，現在只剩下四個羊官了。

三、村幹部包庇地主，自肥：去年春天清算鬥爭以來，村幹部中表現自私自利，貪污腐化，搞破鞋，包庇地主的不少（共十四人），在鬥爭前受地主的賄賂，在鬥爭時阻止羣衆鬥爭，通知地主藏東西，向外村跑。如西莊在去年土改時曾鬥爭了十二戶地主，共地二三〇畝，白洋二〇〇元，邊洋七〇〇元，衣服四〇件，糧食四二石，但給羣衆分了糧食一九石，白洋二〇〇元，邊洋一五〇〇元，壞地一六〇畝，其他果實完全由十五個村幹部自肥了，當羣衆不願要壞地時，還說羣衆有『變天思想』。如誰給他們提意見即集合羣衆鬥誰。如西莊村幹部就鬥爭了七戶提意見的羣衆。由於如此，

羣衆對村幹部非常憤恨，但也不敢反映，同時因縣區領導上的不深入不能跳開幹部圈子，所以羣衆始終沒有發動起來。

## 乙 這次土地覆查如何下手的

(一) 開始七個縣區幹部到這三個村就碰到一些困難

(一) 有的幹部開始對走羣衆路線沒有信心，有的區幹部說：『如果不依靠村幹部，羣衆發動不起來。』同時有些區幹部對走羣衆路線認識不足，缺乏走羣衆路線的經驗，對走羣衆路線不習慣，如叫民政助理李文化同志深入到各戶調查，他不到兩個鐘點時間就調查了七戶，他拿着這七戶材料對其他同志說：『我這回調查了七戶，可算走羣衆路線了。』所調查出來的材料很少，但他認爲這就算完成走羣衆路線了。

(二) 村幹部阻礙土地覆查，由于村幹部過去自肥，所以他們暗中壓制羣衆，不讓羣衆接近縣區幹部、不讓羣衆向縣區幹部反映，所以使幹部調查工作碰到困難。

同時縣區幹部想擺脫幹部圈子走羣衆路線，但是村幹部不滿意，因而企圖奪取領導權，與阻止羣衆的發動，如在鬥爭中村治安員對鬥爭的羣衆說：『你如果再鬥爭必須要經過我治安員，否則出了事情咱不管。』他說這樣的話來威脅羣衆。村長對鬥爭羣衆

說：『你們鬥爭出來的草，是村公所的公告。』其實是地主的草，他企圖庇護地主。村青聯主任也企圖包庇地主。對參加鬥爭的青年兒童們說：『你們到地主家裏，不要隨便拿東西。』因此參加鬥爭的羣衆處處碰釘子。所以羣衆的鬥爭情緒逐漸下降，有的羣衆回家不參加鬥爭了，於是使鬥爭垮台。

### (二) 克服以上困難的辦法

(一) 縣區幹部開會討論走羣衆路線問題，搞通思想，開始區治安員不同意走羣衆路線，他說：『不依靠村幹部，羣衆是發動不起來的。』但後經過大家爭論後，也同意了，大多數都同意走羣衆路線。于是大家分頭深入到各戶進行調查，和農民個別談話，開貧農會，開佃戶會，開抗屬會。都在實際工作中摸索着走羣衆路線。

(二) 在深入調查中就發現一個羊官楊再三(積極分子)、王句英、王玉林等八人，召集他們在廟裏進行漫談，有的說：『鬥爭是好，但是誤不起工。』有的說：『咱家中沒有吃的，』有一個窮人說：『咱母親是個瞎子還在討飯吃，到地主家要飯人家不給，咱想賣工無人僱。』話未說完，他就哭起來了，其他貧農也流下同情的淚。有的說：『王玉林！你別哭了，縣區幹部找咱們窮人開會，就是爲咱們解決吃的問題。』于是他們的鬥爭勇氣與信心提高了，並且他們提出八家鬥爭對象。同時他們分頭到各戶找鬥爭的朋友，到第二天他們找來了二十八名，其中有四個婦女，後來擴大到四十三人，

編爲四個組，並選出了四個組長。

(三) 訓練村幹部解放思想：把三村的主要村幹部（共十五名）召集訓練了三天，訓練方式主要讓他們自己坦白反省，互相批評討論讓他們真正認識過去自肥貪污的錯誤。並用羣衆對村幹部的意見與事實來教育他們，並進行階級教育。有些村幹部經過反省與教育後恍然大悟，自動要求回村向羣衆道歉，退出自肥的東西，如教育委員自動退出十五斗米、兩丈白布，並向羣衆道歉承認自己的錯。自此以後，羣衆的鬥爭情緒也提高了，村幹部也參加了鬥爭，從此村幹部和羣衆較前大爲團結一致，一條心向地主惡霸鬥爭，因此參加鬥的人數也增多了，共參加鬥爭戶三三七戶，人數共五二六名，其中男的二七七名，女的一一八名，兒童一八一名，三莊共計鬥爭地主廿一戶，獻地富農（漢奸）十八戶、中農（漢奸）二戶。

### 丙 果實是如何分配的

1、鬥爭果實數目（表一）

2、分配情形（表二）

門爭果實數目(表一)

莊別	東莊	西莊	南莊	總計
土地	三〇	二四	八	六二畝
糧食	三一	三四三	四〇	一〇五二石
大烟	三五七	六八	三〇六	七三兩
白洋		三五七	一五三	四〇元
羊	三	二〇	五	三元
牲畜	一	五	一	七頭
山藥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四〇〇〇斤
衣服	二六〇	九四	二六一	六二五件
布	一四〇			一四〇丈
房屋	一〇			一〇處
麻			一三〇	一三〇捆
備				
考				



分配情形(表二)

項目	分配土地戶數	分配浮財戶數	沒參加鬥爭得果戶	總得果戶數	總得果人數
東莊	七七	二二二	二	一二四	一九三
西莊	六四	一二〇	四	一二四	一七九
南莊	三四	九〇	三	九六	一五八
總計	一七五	三三五	九	三四四	(三四〇)

## 3、分配方法：

甲、經過小組討論民主方式確定的。

乙、浮財隨門隨分是按人平均分(西莊)，南莊是三個兒童合成一個大人分配，分配不開剩餘東西多分給貧苦者。(編者按：這種分配方法值得考慮)。

丙、土地分配是採取中間不動兩頭動肥補瘦的原則，好壞地適當的搭配，有好地分壞地，有壞地分好地，有遠的分近地，有水地分旱地，同時要照顧到勞動力的大小而

定。(編者按：分地時照顧勞動力，欠妥當)。

丁、在分配中積極分子與村幹部克服了自肥現象，積極分子先讓羣衆分，餘下的幹部要，因此羣衆說：『幹部們也別少分，我們也別少分，你們少分了我們也對不起你們！』中農自動不分或少分，如西莊七戶中農自動向羣衆說：『我們地够種了不要地，地分給窮些的吧！』因之羣衆對這次果實分配很感滿意的說：『這次分配比任何時分的都好。』(下略)

(完)